赏析《苏武牧羊图》的历史特征与意涵

李丰克

公元前一百年，汉朝人民安居、军力强大、政治清明，展示着汉朝强盛的国力。汉朝此时虽无内忧，但存外患，也就是匈奴——那个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，始终在觊觎着中原的土地，但是又畏惧汉朝的攻打，于是就在双方来往交流的使节上玩起了阴谋。来来往往被扣留在匈奴的使节数不胜数，有的死在了异国，有的投靠了匈奴，总之他们都是汉朝与匈奴之间对峙的牺牲品。

又是公元前一百年，时任中郎将的苏武，受命于汉武帝要去接回那些被扣留在匈奴的使节，可是这一去就是十九年，在这期间，苏武展现出了不屈的意志和惊人的魄力，最终得以回到故乡。这就是苏武的故事，后来他被立传修史，做到了流芳百世，再将时间拨到清代，画家任伯年以这段故事为基础，画下了堪称经典的《苏武牧羊图》。

一，艺术特色赏析

苏武居于画面中心，满脸胡须，身披破烂裘衣，抱汉节而立，目光炯炯，直视远方。画面未设背景，体现了放逐之地的荒凉破败，右下角寥寥几只羊蜷缩在一起取暖，展现了牧羊之地的寒冷。不论是破烂的衣服还是蜷缩的羊群，都是为了烘托出苏武，苏武紧紧抱着象征身份的汉节，目光坚定有力，纵然疲惫痛苦，也冷不掉自己对汉朝的一腔热血。

画中对人物面部用线精到，头巾、衣服勾勒的顿挫有力，除保持了陈洪绶人物伟岸高大的特征之外，还融汇了西方速写、素描的技法，线条凝练概括，具有力度，与主题相统一。尤其对人物形态的安排和眼睛的勾勒，作者选择让苏武处于回头望向远方的动作，似在遥望远方的故土，又似在思考。一双深邃的眼睛直透远方，透过纸张，透过他的眼睛，似乎看到了对匈奴的痛恨以及对汉朝的忠心。画作对色彩的运用也可圈可点，色墨的渲染和谐统一，在描绘羊群时运用了写意的手法，在黑白灰的墨色变化中就描绘出了羊群抱团取暖的景象。



二，画作的历史特征

时任中郎将的苏武，带着副中郎将张胜和属官张惠，以及一百来名士卒，来到了匈奴，这一支带着礼品、前来接汉朝的使节的、代表着交好的队伍，却成为了双方交恶的第一个牺牲品。匈奴正要遣送苏武等人归汉时，适逢虞常等人密谋造反，要暗杀匈奴。虞常本为汉人，投奔匈奴，现又意欲造反，在汉时虞常与张胜交好，便将此时告诉了张胜，希望事成之后，能收到汉皇帝的赏赐。但是就在要起事的前夕，一人夜晚逃走，告发虞常等人，虞常又供出张胜，单于一怒之下扣留了全部的汉使节，并决定要用比处死更严苛更有侮辱性的刑法来对付他们——逼迫他们投降。

但是苏武三次坚守住了他的立场。第一次是在事发之初，单于传唤苏武来受审，苏武却厉声说道：“屈节辱命，虽生，何面目以归汉！”，遂拔刀自刎，单于敬佩于他的气节，让人救活了他。第二次在伤好之初，单于派卫律来审讯汉使节，剑斩虞常，威逼张胜，张胜投降，后对苏武威逼利诱，苏武岿然不动，反怒骂卫律背叛国家，没有底线。第三次，苏武被匈奴囚禁起来，不给食物，苏武饮雪食毡，几日不死，又被流放至北海牧羊，粮食不来，就吃野草野鼠，拄着汉朝的旄节来牧羊，以至上面的牦牛尾毛尽数脱落。途中先前与苏武相识，同样投降匈奴的李陵，多次劝说苏武，软硬兼施，未有成效。

画面基于苏武的历史故事，截取了北海牧羊的画面，正是接受极大磨难而不屈服的时期。时在汉朝与匈奴交恶的历史时期，展现了苏武面对屈辱时不屈服，强烈的爱国精神。所展现的历史特征有侵略与严酷的形势，有侵略者的摧残与威逼利诱，同时也有最重要的——面对屈辱时的民族气节与昭昭爱国心。

三，画作的时代意义与意涵

现在将我们的视线重新回到画家与他的年代。任伯年，清末画家，出生于1840年，海派画的代表，善画人物花鸟，他广采博取，开新辟秀，把古今中外融汇到笔墨中，臻于“炉火纯青”的佳境，为近代中国画开辟了新道路。

这是他在艺术上的成就，但是那个时代却不是艺术的时代，十九世纪中后期，正是西方叩开清政府大门，正在殖民侵略的时期。身为一名开眼看世界、思想先进的画家，很难能忽视这种现状。作为出身于市井，中途又被太平军掳走充军的任颐，面对加速殖民化的国家，深感国家存亡安危，正是这种思想，让他不得不思虑这个国家的未来，寄托忧患意识。同样是面对侵略与严酷的形势，同样是面对侵略者的摧残，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，希望清政府和人民能像苏武一样，不屈不挠，坚守民族气节啊。

任伯年留下了《苏武牧羊图》，他希望苏武的气节能从汉代穿越千年到清代，挺直人民的脊梁骨，敢于在面对强权侵略时捍卫自己的民族气节。令人可喜的是，一直都会有人接过这份气节，并且传承下去，这些人正是中国的脊梁。